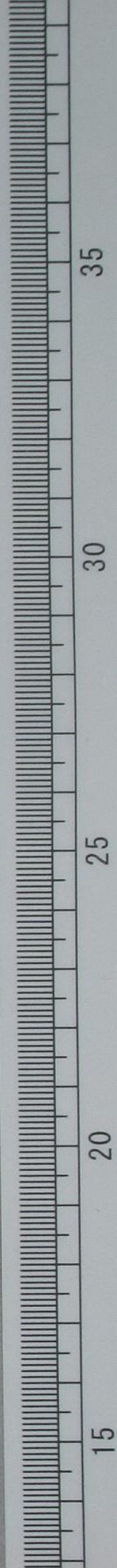


尚友小史

第一輯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19



文庫 11
A 1719

中邦鼎五著

尚友小史

第一輯

混々舎藏



名香

確堂吉果文宗雅鑒

尚友小史

爽
弄

巖谷修題



題言

確堂生常以迂濶被斥半生輾轉頃寓平安以講讀
為業以一身之勞糊八口東奔西走脛毛不生文思
枯渴舌猶存而已會盛夏放課三旬坐蝸廬曝書涼
軒且攤且讀興之所適援筆作近古人小傳數十篇
意在慕古諷今嗚呼在開明之世猶慕古所謂儒者
多是古非今者非迂而何雖然迂言亦安知無益世
之日乎

五十川詔堂曰滿腹感慨向此一冊子吐出宜矣
有些圭角也余却喜其有些圭角人或咲其迂亦

不敢辭也

其白某先生梧下候屬仲秋盆栽桂花漸開樹雖矮
小其香可聞讀書倦時對之可以遣悶某以暑中放
課修一書成焉名曰尚友小史僅々小冊子耳然非
無意也某聞文者莫難於叙事古今史傳能摸寫其
人無若史記同傳勇者西楚霸王與舞陽侯其氣象
不同故文亦從而不同同傳智者留侯與曲逆侯異
其撰故文亦從異其撰其他淮陰侯於彭越黥布其
文皆靡弗如其人是所以為良史也山陽賴子夙著
眼于此其著日本外史如吉法師於機山霜臺其雄
駁言



文與某翁書

詎堂曰一頓
不發露妙甚

又曰可謂善
讀史記者

又曰山陽知
已

其白某先生梧下候屬仲秋盆栽桂花漸開樹雖矮
小其香可聞讀書倦時對之可以遣悶某以暑中放
課修一書成焉名曰尚友小史僅々小冊子耳然非
無意也某聞文者莫難於叙事古今史傳能摸寫其
人無若史記同傳勇者西楚霸王與舞陽侯其氣象
不同故文亦從而不同同傳智者留侯與曲逆侯異
其撰故文亦從異其撰其他淮陰侯於彭越黥布其
文皆靡弗如其人是所以為良史也山陽賴子夙著
眼于此其著日本外史如吉法師於機山霜臺其雄

又曰善述善
形非深於文
者不能知此
味

又曰一結清
絕

略沈毅慄悍各極其神豐太閤與東照公皆精神躍
躍發筆端非後人著作所及也余嘗欲倣之作一二
傳而筆如錢椎千篇一律如摸形泥塑人面目雖存
無足動人者唯投筆長嘆而已今所輯筆固不能如
其人然奇事易寫且就之而進或有所得乎每篇論
贊亦聊寓感慨也今寫一本請教并呈桂花一枝著
花不多然自有馥郁香是亦一種天然文章也先生
以為何如
詛堂曰史筆之秘訣一筆鉤出恨不令拙堂載於
文話中



石津灌園曰
起法典雅

尚友小史

藤樹先生傳

近江 中村鼎五著

近江國高島郡小川村僻在琵琶湖之西距大溝一里
許一小村也而天降偉人學德為世師表若藤樹先
生即是也先生名原字惟命姓中江氏稱與右衛門
家有藤樹因以為號又有嘿軒頤軒之號祖父吉長
仕米子侯父吉次不好官仕隱于小川村先生甫九
歲祖父携至米子請為嗣先生代祖父作書札應酬
四方辭理暢達如老成人覽者奇之侯移封伊豫大

認堂曰真儒
看書總是實
際

洲祖父從徙焉於是先生始就塾師讀書讀數遍輒
成誦年十一始讀大學嘆曰幸哉此經之存聖人豈
不可學而至乎感泣久之一日有賊來襲焉初有奸
人須卜者竊謀誘眾與俱去大洲祖父詞知詰之須
卜佯為跪謝狀俄起擊祖父祖父怒擊殪之其子欲
為報讎故來襲也先生挺進意氣安閑毫無畏怖色
賊竟遁走人服其膽勇時十三歲也年十五祖父歿
先生哀痛溢顏色居二年有禪僧自京都來講論語
先生就學焉無何僧去先生乃購得四書大全獨自
研究之大洲之俗崇武卑文先生每待人定後讀書

又曰以年齒
一束

又曰處々下
束語文字不
緩漫

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年十八父吉次歿母氏思
先生不措先生請暇歸省者數後欲奉輿移大洲母
氏不欲離鄉里也於是請致仕不允上書執政佃某
苦請之誓以不事二君不報乃棄官而去豫賣家什
悉償債別購米若干苞留儲于廩而去意在返本年
俸米歸鄉之日所贏三百錢耳以其二百與僕遣之
蓋自祖父時奉仕者也先生既歸鬻佩刀得銀十錠
換米穀貸諸貧民以其子錢充母氏奉養人以其利
子薄少無敢誤期者家無餘裕上漏下濕以盥器受
漏水居之晏如年三十娶高橋氏母以其容貌醜陋

灌曰亦自有
生理作用在

詎曰自任至
大與前文以
興起斯道為
狂回顧映照

欲令改娶先生固請而止高橋氏能守婦道每事必
咨詢而行之正保三年夏四月高橋氏歿先生為持
齋五十日慶安元年八月廿五日先生病歿及其病
革隱几端坐斥去婦女召門人曰吾去矣誰能任斯
文者噫言畢而瞑門人用文公家禮葬之於小川村
玉林寺側隣里鄉黨皆涕泣送柩如喪親戚後邑人
修其家為祠堂曰德本堂至今祭祀不絕焉有三子
長宜伯稱太左衛門能繼業仲樹稱藤之丞季重稱
彌三郎彌三郎生于先生歿年後仕備前侯久之以
病辭歸及歿私謚常省先生始奉程朱學教門人以

又曰先生本
領在此一悟
一筆叙去精
彩發揮

又曰起首距
大溝一里云
云讀去不知
何為至此始
覺為埋筆文
心細密

小學門人多執著格法氣象不伸持圭角甚固先生
一旦有悟奉陽明良知之說示門人曰株守格套比
之求名利不可同日語然其失真性活潑氣象則均
吾人唯當信本心而放去拘牽勿拘其跡於是門人
皆興起奮進有所成就焉而其最著者為熊澤了介
先生好讀孝經論語先躬行後文辭人無賢愚皆化
其德雖旅舍茶肆人或有遺物必措諸閣上以竝其
還索先生嘗赴京雇輿而行途中談心法輻夫感動
流涕其為人所重如此大溝藩臣某嘗繫獄而非其
罪也有人請先生言之執政先生一日至執政家欲

灌曰、冤獄一事、只當見先生過化之一端、爾若執政、揣摩則如捕繫風影、不可以為法。

言之而未得聞、談話移晷、竟不說及獄事而去。明日執政議于朝曰、某罪不可宥也。昨日藤樹先生來談話、移晷吾察其意、若欲宥某罪者、縱令先生不言、豈可不察哉。一座皆同焉。大洲侯再召先生辭、以病使其子弟代仕、備前侯亦遙以師禮事焉。所著有大學解、中庸解、論語解、孝經、啓蒙、翁問答、鑑草、藤樹規、鑿筌等、鑿筌為門人大野了佐著、了佐為人魯鈍、先生初授之句讀、日口授三兩句、讀之二三百遍、猶不能記、明日復習二百遍而不止、後遂成業。先生誨人不倦如此。

詎曰、下一束語、然後入議論。

灌曰、論頗過激、然亦可為耳食一棒矣。

中村鼎曰、聞往年某侯過小川村、欲謁先生墓、使前驅告村吏、開墓門、村吏辭曰、欲拜先生墓者、雖三公必下輿馬、未有騎馬詣墓門者也。侯不得拜去、嗚呼、村人之重先生如此。近者余門人衣川某、為滋賀縣收稅吏、巡高島郡、村人以德本堂為舍館、某歸語余曰、曩德本堂罹災、天下之人獻貨修之、以其所贏充祭、染料使村正管之、而後裔某以其金為中江氏有、與村正爭訟、自洋學之盛行、人皆先智後德、於是禮義廉恥掃地而盡、以小川村之淳樸、有此事、可嘆。余今編此書、以先生傳置卷首、先生者、我近江之人為。

學者宗故寓私淑之意也

石津灌園曰論贊如傳序讀此乃見斯傳之所以不得不作非無故掇拾遺蹟轉相祖述者也

訖堂曰古人於書其托始必有所為龍門以五帝置本紀首以太伯置世家首以伯夷置列傳首又溫公以威烈王二十三年起筆皆是也可以見我確堂平日讀書之細

島田見山逸事

父執島田見山以擊劍鳴于天保弘化之際家君嘗為作傳詳叙其豪邁絕倫之實而猶有遺者蓋恐其

訖堂曰豪邁絕倫四字全

文眼目

又曰先揭出見山擊劍之指針下文著々從是生出服部愛軒曰布叙莊重未讀後段既覺有異常之事妙又曰使讀者不覺握汗訖曰天保弘化間武人之狀態躍々如

跡涉過激或誤人也然其事在今日則足興起士氣故補焉見山之於擊劍其意在回復武道常慨世之講武者徒爭竹刀之末故其教子弟一刺一擊皆用全力云家君嘗東遊寓其家一日門人來報曰吾師令請先生觀于演武場家君即至場見山環竹甲在上座延家君坐其右門人以次左右侍坐者數十人而甲乙二人出場角技甲者魁梧多力乙者矯捷精悍共為高足弟子甲擊乙受乙刺甲撥掣電閃爍觀者握汗既而投刀相搏展轉上下甲遂扼乙喉而絕見山乃下座抱乙噓氣良久忽喝一聲手撲其腋乙

觀

又曰其論奇其所為涉於過激宜乎先人不叙也

又曰長沼氏兵法之要亦在鍊心膽

又曰借木原節夫之語叙其逸事敏妙

則蘇拜跪問曰死狀何如見山曰太好乙乃謝而退家君怪問其故見山曰凡人將死時心神動亂則死體不正或吐唾沫無他武道之源在鍊心膽故也嗚乎古人靜坐以修其心然未聞就生死之間以驗之而見山之徒用心如此宜哉其技之入神也土浦木原節夫嘗語余曰見山可謂有古武士之風惜哉早歿特以一劍客著未能盡其技倆也初見山以擊劍教于土浦藩一日家老某男年少視見山佩刀指其鐔曰此鐔可刺不類先生之佩見山勃然色變曰子能斷吾鐔則斷之不能即死我以武為業苟係武技

詔曰而字有

又曰一結雙

不敢讓一步也一坐失色百方為之謝失言事漸得釋節夫兄木原某為其門人所目擊云見山豪邁而謙虛自牧其歸省鄉國途訪家君余時猶成童侍膳見山苦辭不敢行酒捧卮則起而拜受其小心如此見山少家君數歲幼而相親共約揚名于天下嘗贈家君以平日所撰竹甲家君遺命藏之棺見山既以武自任終身不娶為兄買妾曰生男我以為後而未及見其嗣而歿

詔堂曰此等之事蹟不可徒委於風散霧消今一上吾兄筆見山於是不朽矣使今世人士讀之如

聞霸王叱咤之聲必令么麼子顛越銷魂也

服部愛軒曰感慨淋漓使讀者不覺碎破唾壺雖

由見山其人之勇武非先生之文豈能如此乎敬

服敬服

谷如意曰此篇一讀使人感興可謂不朽之文

中村櫻溪曰見山蓋平山兵原一流武人演技一

段尤見其真

十返舍一九傳

一九重田氏名貞一號十返舍江戶人為入放逸不

羈善畫好作傳奇嘗作道中膝栗毛大售殆貴洛陽

訊曰劈頭一
句總領
又曰特提出
膝栗毛用筆

側重
灌曰為人一
句總括通篇
百事

紙平日所得財悉投酒肆家唯四壁立自畫其壁以

錦幙翠簾新年則畫春鮫歲晚嘗憂討鬼紛擾黎明

出家徘徊四方後至柳原友人家共飲醉後起舞一

九軀幹長大頭誤觸歲神棚因作歌曰正月波早神

田麻天來利計理筋違仁釣留歲德濃棚蓋筋違者

橋名而在柳原咫尺故也主人大笑示諸隣翁翁亦

好奇請一九於其家曰往歲使繪工畫壁作子規啼

月圖而余不喜其啼血故事也子替以襖之一九乃

援筆書曰月波笠島濃貌波叢仁似天是也寶濃山

子規主人大喜謝以酒痛飲至夜半將辭歸偶見浴

詎曰彌二喜
太八之行之
最奇者

又曰逐次叙
出如落花流
水溶々漾々
筆愈幻事愈
奇

桶在戶側請曰余好浴暫借此桶主人曰諾明日將
命家僮致之子家一九曰不勞僮也倒戴之而行僅
出二脚耳若浴桶自行者觀者皆笑其明元日早起
汲水設浴會友人來賀新一九曰風寒如此子且浴
客乃解衣浴焉一九圍以蔽障而竊取其衣裳服之
出門而去客出浴不見衣裳呼一九不應大窘問之
隣人曰先生今著新衣來賀客因知被誑不得已
而歸家既而一九至其家謝曰今日得以君餘惠著
新衣乃脫所服返之一笑而去又一日持一袱來曰
典之請借金若干既數月不返主人開袱則負債書

詎曰以狂歌
應收

又曰起首側
重膝栗毛至
此成用文心
微密

灌曰一結絕
妙僕則於是
句避十三舍

也主人驚責之一九曰前日之金我既沽酒及佳蘇
魚飲饒而盡請紙筆書曰借金乎質仁置天毛初鯉
求天食奴利毛食波喰江其達如此

野史氏曰昔李龍眠畫馬夢中為踉蹌狀一九作膝
栗毛先自行彌二喜太八之行宜矣其書絕妙使讀
者捧腹絕倒吾人半生刻苦學文未能有驚人是雖
天分有不及者蓋亦思之未至也吾於一九避三舍
詎堂曰齒牙伶俐文與其人稱讀之如讀膝栗毛
令人抱腹絕倒吾兄一種出色文字妙絕奇絕
如意曰奇人奇才亦有所可喜

一九著書箕坐一室書帙筆硯杯盤枕衾亂雜堆積于左右家人不得入其室嘗早起步月至日本橋遊意勃發直歸家單身出門歷遊京阪三月而歸而室中猶如前日一九將死遺言茶毘其屍忽有火迸出棺中蓋藏烟火管至死猶為奇如此享年六十八

記松下忠三郎復讎事

詛堂曰蓋有忌而然也六字及好學二字作者苦心

我舊藩圓通公式部少輔時自奧會津移封于石見吉永削四十萬石存一萬石耳蓋有忌而然也皆足公內藏助繼其後好學從學林羅山鷲峰二子以賢

在不言爾恐人或不知之故余特加批點而表出

明聞時有早川八之丞者與其僚友大崎長三郎戀數其姿色相爭鬪八之丞擊長三郎殪之歸告之其養父四郎兵衛將自殺四郎兵衛曰士之以事鬪者常也汝宜全命他日立功以贖之八之丞乃遁隱隣國而長三郎姉為老臣松下源右衛門之妻為弟涕泣言之源右衛門訴曰四郎兵衛隱其子罪與亡命等因榜曰八之丞若不歸來服罪則使四郎兵衛自殺八之丞聞之欲自訴四郎兵衛止之曰源右衛門聽婦言以罪我誘汝非士也汝宜勿陷其術中固命不許出訴遂自屠腹而死八之丞於是痛恨徹骨曰

灌園曰語本孟子

詔曰提句陡
轉是龍門遺
法

致我父死者源右衛門也將殺之時源右衛門在江
戶芝邸一夕抱稚兒立八之丞拔刀迫焉源右衛門
亦拔刀禦之源右衛門素善擊劍此日以抱持稚兒
不得如意遂被害邸內騷擾未知誰所為既而有書
門柱曰為父復讎源右衛門有二子兄曰三郎平出
為栗原氏所養弟曰忠三郎猶幼在家家僕中田平
治右衛門者盡力教養之忠三郎甫十三歲則護之
請與俱復讎之事公允焉三郎平亦請焉以其繼他
姓不許也栗原某憫其志則絕之復本籍於是三人
共去吉永赴大阪兄弟分離搜探而平治右衛門則

灌曰施從亦
自七篇來

常從忠三郎相約曰得踪跡相報寬文十一年秋忠
三郎與平治右衛門過芥川遇虛無僧四人同行其
一酷肖八之丞二人乃施從焉彼等皆投旅舍時正
秋暑如焚苦熱不能就眠立西廂月下納涼二人密
自牆外伺之彼等謂其一人曰聞子工銑鏡可得視
乎其人曰拙技耳何足挂齒乎彼等曰今夕為我
演之其人曰宵深無人且為子試焉乃探懷出小刀
懸的投之無不命中皆感其絕技而忠三郎審知其
為八之丞也欲待明報諸兄平治右衛門曰事急矣
若遷延失之悔不可及也何必報兄氏忠三郎可之

詔曰始點破
本名
又曰伏後

結束而竣、黎明彼等皆俱出旅舍、二人尾之、八之丞與三人別、獨過栗林而行、平治右衛門仰天拜喜曰、是冥助所致也、直自其側過、立前頭曰、主人仇早川八之丞、記我否、八之丞驚愕、將鬪、忠三郎突進、自背後斬斷其右腕、八之丞左手探懷、將出銚鏡、平治右衛門又斬其左腕、因捉其襟、曳而倒之、八之丞仰仆、忠三郎騎之刺喉者、二乃絕、二人檢之、懷有一書、曰、我殺大崎長三郎於石州吉永、又斬松下源右衛門於江戸芝郎、為死後證之、二人因知其期、死為之感、涕於是、土人驚譟、平治右衛門曰、吾等復讐者、請如

又曰、應前

法、乃告之、大坂市尹、市尹馳使問之、加藤氏得實、護送達吉永、時肥後侯東觀宿大阪、聞其事、嘉焉、請我藩祿、忠三郎三郎平、以不及事、怨平治右衛門、人居間和解之、三郎平薙髮為僧、名照什、以碩德聞、平治右衛門亦以三郎平之故、改業為商賈、稱三好屋、五右衛門、嘗遣其子善右衛門、于肥後、訪松下氏、忠三郎不敢面、隔障、款語、厚贈物、以謝其意、云、野史氏曰、我國俗尚武、自古而然、中古以來、有稱武士道者、重廉恥、尚氣義、元和偃武之後、此風猶熾、而如我舊藩祖三明公、左馬介嘉明、以武著其藩風、剛毅雖

訃曰至此出
藩祖尊武與
志學收筆同
匪法槌圓矣

削封之後猶有遺風存者如八之丞之事固不足言也然亦可以見藩祖磨勵士氣之一斑也惜哉有武無文是皆足公之所以志學歟

灌園曰叙事明細如目覩其狀贊語有抑揚有收束數行文中無限波折

櫻溪曰亡友高槻千馬伯剛嘗為余語此事今讀此篇更得詳其顛末

宗祇法師荒木守武

宗祇法師與伊勢神官荒木守武為友共以善連歌聞宗祇嘗問連歌法于其師師曰須費二十年功力

訃堂曰雙提

又曰氣力如
此何事不可
成

又曰一束

又曰微露圭
角豈我確堂
之所好乎哉
亦不得已也

今子既晚十年矣宗祇曰以夜繼日苦學十年可以當二十年師嘆曰如此非吾所及也守武嘗為兒童賦一夜百首寓訓誡世稱伊勢論語一夕有連歌會會者皆雜髮人守武賦曰御座敷遠見礼波伊津禮毛神無月宗祇續句曰比企利時雨乃不利烏帽著天一座哄笑服其敏妙宗祇中秋無月一年乃月遠久毛良寸今宵加奈守武元日作元日也神代乃事毛思波留々皆膾炙人口云

野史氏曰連歌之為技小藝也以宗祇之才晝夜學之猶用十年之力而後能有成焉至守武伊勢論語

則益於世深矣。今日書生日修五六科業而早眠晏起，何得至精妙哉。宜猛省之。

詔堂曰：雙行到底讀去，到論贊之結尾見者自竦然動容。

森川許六傳

許六，森川氏名百仲，字羽鶴，號五老井。彦根人。世仕井伊侯，食祿百石。以俳歌著為芭蕉翁門下十哲之一。為人傲岸，不敢屈下。人是以不與儕輩交通。然其於俳歌頗有神悟。一出驚人。其初謁芭蕉於深川，探囊出稿請正。芭蕉一讀感嘆，有傳鉢之意。許六常曰：

詔曰：為人與俳歌兩意提

我屐屐以入師腹中，蓋謂此事也。許六以騎士衛彦根牙城，終身不移。官家在藪下街，別買田園於原村。原村距彦根一里。每公退，擔糞桶以灌溉之。園中築一小亭，以為休憩之處。暇則吟咏自樂。所謂五老井在其中。五老井四勝曰：草字藤曰雲花園，曰揚揮豆曰紫芝岡。今猶存焉。許六多才藝，書畫射御擊劍兵法皆極其蘊奧。故自號許六。以正德五年歿。所著有風俗文選、選擇精當、文辭富贍，可以見其才學。嘗斬庭櫻樹，自作芭蕉像，後寄贈之。智月尼副以俳句曰：霜乃後像，仁添偏幾菊，毛無尼藏。義仲寺芭蕉堂云。

詔曰：世傳芭蕉嘗書云：畫為師，誹諧為弟子。其畫品

可以想

涼
詠曰感慨悲

野史氏曰昇平之久資格東人井伊侯以德川氏元
勲為京畿之鎮天下所畏服而以許六才藝僅以俳
歌著余深憫其屈云

如意曰文辭簡勁類許六為人妙

服部嵐雪傳

服部嵐雪稱久馬助又有不自軒玄峰堂之號淡路
國小榎置村人學俳歌于芭蕉為十哲之一嘗赴江
戶遊事旗下士新庄隱州井上相州等早有厭名利
之志一日飄然辭去衣劍器械一無所携其妻烈子
性愛猫衣以錦繡食以魚肉嵐雪不喜曰獸而衣人

詠曰以下以
禪理問答與
其歌什行文
參差錯落亦
一法

衣食人食不可烈子癡愛不改也一日外出嵐雪時
其亡托猫于人携去烈子歸家求猫不得悵々不樂
寢食為廢有失猫歌如喪配者後知嵐雪所為憤怒
焉於是夫妻反目人居間始解傳以為笑晚學禪於
濟雲行脚而歸濟雲問曰去春臨別贈一片語今秋
歸來相見了也即今如何行脚答曰觀音境裡古松
樹濟雲曰松無古今色作麼生無古今色的一句答
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濟曰既了矣且休去嵐
雪字取諸和歌嵐雪之什其不自軒玄峰堂亦取禪
錄所謂雪埋千山什麼孤峰不自之義也其集中元

日、元日也晴、天雀濃物語、初秋、初秋乃心動、幾奴繩、簾、及東山之什、蒲團、幾天寢多留姿也、東山皆傳世、以寶永四年十月歿、

野史氏曰、余寓京都、日夕對東山、欲賦一詩、記其狀、而嵐雪、十七字、既得、驪珠無復加之者也、其以愛猫、夫妻反目、亦何癡、古人往々有奇癖、可笑、

大島蓼太

大島湯喬號蓼太、善俳歌、嘗示清人程劍南一首、譯人解其義曰、五月雨也、或夜密、加仁松濃月、劍南感賞、作詩和之曰、長夏草堂寂、連宵聽雨眠、何時懸月

色、松影落庭前、劍南之詩雖巧、不及蓼太寸鐵殺人、也、明和九年二月、江戸火、蓼太時居鹽町、火勢猛烈、將延燒其家、蓼太載其稿本于机上、盛水于瓶、携避火於深川要津寺、曰、心血所注、得全幸矣、閑坐思俳句如平日、

大野秀和

大野秀和以俳歌名、嘗聞其角誹其什、大怒、一日遇兩國橋上、秀和撫劍迫之曰、汝誹謗我何乎、其角曰、我實誹汝拙耳、子欲鬪我不敢避也、因揭裳脫屣、結束既畢、忽奔而逸、秀和愕然不追躡而止、

如意曰、咄々逼人、妙、灌園曰、去己妙不追亦妙、詔堂曰、其事太奇、筆亦奇、

魚商杉風

杉風號雀步，幻而耳聾，以鬻魚蝦為業，家頗富，吟咏自樂。芭蕉寓深川，杉風為經紀，之竭力云。亦為十哲之一。吾友秋葉猗堂，耳聾好文，為瓮江門下士，蓋杉風之流亞。而家貧，不得專心于文，實為可惜。

灌園曰：嵐雪傳以下數則，佳話可喜，文亦簡朴，有作近來世說者，必所首採焉。

櫻溪曰：猗堂近日罷官，家居文章頗進矣。

山口素堂傳

素堂有為之士，其行卓々，而特以俳歌著，所謂為藝

灌曰：忽類及今人變調可

詎曰：伏臘

所掩者歟。然山梨之民建生祠，其功遂不可掩也。素堂山口氏，名信章，字子晉，學連歌於北村季吟，又好俳歌，號今日庵。來雪讓家於其弟，稱官兵衛，隱于葛飾阿武，卜居於芭蕉庵之隣，號素堂。元祿八年歸展鄉里，櫻井政能謂素堂曰：甲斐府污水所聚合，笛吹川下流壅塞，於是濁川溢入山梨郡，被害者十餘村，及今不疏通，則數村皆為魚。吾嘗上書請之者數次，未報也。子能助我志，幹此事否？素堂曰：人之在世，固為天地役者，苟利於國家，何厭勞苦？况父母墳塋，所有不可不盡力也。往年挑青幹神田川之事，我所

尚不可不做也。縣令有命，不敢辭也。政能大喜，素堂
精筭數，指揮役夫，夙夜執事，導濁川，會笛吹川，下流
自高橋至落合，築堤二千一百餘間，於是池沼皆涸，
變為良田，民大喜，為建生祠于蓬澤村，曰櫻井明神。
山口靈神事既竣，乃辭職飄然而去，再赴葛飾草庵，
專以吟咏自樂。其初夏云：目仁波青葉，山子規初鯉。
晚夏云：年毛早半波流，礼津御被川，皆膾炙人口。享
保元年八月歿，或問桃青以俳歌曰：有素堂，今則亾
矣，其見推重如此。
野史氏曰：俳歌者流，大抵薙髮逃禪，為隱逸之行者。

灌園曰：常人
之所難及，只
在這個些兒
上。

而如桃青，其人瀟灑超脫，而其捐貲修神田川，以便
人民，有功于世，可謂浩大。事在延寶八年六月，如素
堂亦能至，使民建生祠，其為德渥矣哉。吾儒平生口
談經濟，然求此等之蹟寥寥，罕聞讓於俳歌者多矣。
可慨也。

節齋服善

森田節齋與鹽谷宕陰同在昌平國醫，又同在山陽
賴子之門。節齋夙有文名，其視宕陰太卑。後宕陰苦
學大成，家長韜菴亦山陽門下之士也。學昌平醫數
年，將西歸，謁宕陰，宕陰以其所著隔靴論托韜菴寄

詛曰：輕視一
筆。

又曰、輕視二筆

又曰、子且讀之四字妙

又曰、稱揚擡頭與前輕視二筆反映

又曰、寓意溢於紙上

示節齋韜菴歸見節齋節齋曰子東遊數年寧有所齋者乎韜菴乃出示隔靴論節齋曰蝨甲藏之文耶蓋宥陰在山陽之門日貧困敝衣常生蝨也韜菴曰子且讀之節齋讀未半俄然變色曰甲藏果能至此乎我不能及也感嘆久之

野史氏曰節齋以狂名其與小竹拙堂爭罵詈痛論無所不至而服人之善亦如此其成名不亦宜哉今世之士聞人盛名則百方誹謗者比々皆是也使之聞節齋之風亦當愧矣

如意曰節齋真摯之情狀可想見

多辭軒

如意曰宛然太史公口吻

童子屠腹

櫻溪曰有此一事而節翁果不狂矣

我國士氣剛勇蓋天性也中古以來有稱武士道者益振作之雖或失過激士之就死從容如歸其風習所染雖小兒亦能屠腹是萬國所無也及舊幕府之末太平之久士氣漸不及古然有若太田子者嗚呼是先王之所以愛護養成也可不尚哉

太田某者會津藩士太田小兵衛第二子也明治二年官軍代會津松平容保以其兵防禦四疆小兵衛亦在遣中長子隨焉將發時某甫八歲謂父曰若我

詎堂曰語言從容不迫可

見有毅然丈夫之氣象

詎曰中間點綴此事不童生文情却反射後文屠腹之精神

軍不利敵兵來侵奈之何父曰宜從母姊入城兒曰若敵陷城則何為父曰是命盡之日也須自及以殉國兒曰唯因請曰兒平日請佩刀而大人未許今幸賜一口父感其志自解佩刀與之而出居月餘官軍破方成嶺而入容保急令其士民入城某家距城較遠從母姊將入城門時日已暮門衛既嚴不許入某哀訴以父命門者感動許之既而圍益急砲丸雨注人々皆懼而某放紙鳶不異平日一日官軍砲擊小田山山有火藥庫火炸響如百雷黑烟蔽天某以為城陷立庭上望煙跪階下把刀自屠腹而死視者莫

又曰追叙一層可以當後勁如意曰一結見其人明理不啻殉節

不感動也初藩老佐川官兵衛奇其為人欲養以為嗣謀小兵衛小兵衛悅語之某々辭曰兒雖為人僕可也繼他姓非志也聞者咋舌

野史氏曰松平容保據險抗官軍可謂誤大義者然桀狗吠堯其罪可恕抑保科氏自正之以來以文武磨勵士氣其遺風傳至今雖小兒亦能以身殉難可謂不愧為日本武士也余為之淚下沾襟

櫻溪曰八歲之兒猶能自及比之白虎隊十七士更烈保科氏平日之所養可見矣○文祿征韓之役七歲虜囚賦詩是漢土崇文之餘効也明治東

征之難八歲童兒伏刃是神州尚武之遺烈也

好敵手

僧鳳潭與南都般若寺僧某共稱龍象二人才學相
儕常不相下論辯攻擊仇讐不啻也某臥病鳳潭聞
之特往訪焉徒弟聞鳳潭之名不敢通鳳潭長吁曰
我自京師來者將一見師告吾所思也今不得見師
而厭世終天之恨無止也請更通我意徒弟不得已
乃入告焉某欣然曰鳳潭師者我所欣慕也辱來訪
生前之喜也使侍者扶出握手談笑喜色可掬鳳潭
見其羸淡下漣然出贈所携延命酒某命侍者取杯

詎曰鳳潭亦
奇人

又曰真情纏
綿於汗青隄
廉間

又曰余亦平
日有此嘆確
堂兄所謂執
牛耳之人豈
無與余所指
同其人乎浩
嘆々々

來徒弟或疑其有毒遲疑不出某促之再三手把杯
一嚙而盡既而鳳潭攢淚拜辭而出某亦泣別

野史氏曰上杉謙信聞武田信玄之死嘆曰凶好敵
手其氣象快豁使人想像今鳳潭於某平日互相論
難而聞其病往訪之其親愛昆季不啻不徒發凶好
敵手之歎也余怪近世文壇執牛耳之人互相忌害
如洛蜀黨嗚乎不憂斯道之衰而忌人之盛名比之
鳳潭與某不亦左乎噫

灌園曰無限感喟

油川櫟齋傳

詔曰起法變

又曰入題無
痕淵源於龍
門之史法來

又曰提出本
領灌園曰先提
挈其人本領
作下文綱維

舊幕府之末運士之唱勤王攘夷者棄妻子離兄弟
來集輦轂下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其相會意氣投合
則胡越為兄弟所見不合則同氣亦推刃諸藩亦各
出人以為伺察其所為時稱周旋人余與油川櫟齋共
執其事焉櫟齋名信近稱鍊三郎世為舊水口藩臣
江戸郎士幼喪父母養姊氏家及長沈毅果斷寡言
語事有係大義者凜乎不可犯也初幕府移諸藩士
住江戸者于其國邑櫟齋亦來家于水口始聞勤王
之說大有所感焉於是與諸藩正義之士通交或有
避幕吏嫌忌來投者為之盡力資旅費遣之逋負山

積不以為意於是其名漸著松平容保為京師守護
職近畿諸藩受其指揮以衛京郊時我藩守護竹田
街道九條余因會津藩士野村某橋爪晒齋等有所
請數往京師既而昭德公欲親伐長州命內外諸藩
從軍時吾公在江戸亦受從軍之命報達水口櫟齋
與余謀欲請朝廷止其行而江戸郎士不知上國
形勢以從軍為榮議論不合吾公至水口留二日而
發余以待讀從至伏見公以疾館于本願寺別院先
是余與櫟齋謀日至朝紳郎有所請願一日櫟齋至
傳奏飛鳥井公郎乞面陳時夜已初更公未朝退吏

又曰筆々寫出其人如觀

又曰借他人之言以結上文一語可代贊語尤見結構之妙

辭曰國事太殷公夙夜在朝敢辭曰臣之所欲陳者係主家重大之事臣不敢退請借廳前咫尺之地以俟其意色既決吏不得已許之遂致命而歸飛鳥井公謂其人曰加藤氏雖小藩有人可賴也余與櫛齋別扈公至大阪互有所謀頃之朝廷命吾公守後月輪陵吾公因歸京都既而櫛齋放遊花柳陌頗來物議蓋他人不知其中有艱苦之事皆咎其失行議論紛々時使江戸邸士再東歸櫛齋亦在其中先遣妻兒獨留寓友人家心知形勢日迫憂悶不措而其妻自江戸促歸一日讀家書忽拔佩刀斬其指血書作

又曰真武士之語灌曰如讀東漢黨錮人傳之語

訊曰垂父者范增也筆法

報曰我以身報國不暇顧家汝亦士妻須知大義所在代我教育子女莫令油川氏絕後慶應三年十月幕府奉還大政赴大阪人心恟々朝廷禁會桑二藩入京而新撰隊士近藤勇土方歲三密入京在東本願寺泉山守衛士鈴木三樹三郎秦泰之進等欲為伊東甲子太郎復讐來請救援甲子太郎者為二士黨所殺者也時朝廷令我藩巡邏京市櫛齋欲直赴捕縛之老臣恐其生事不許曰下京非我藩所管也明年正月三日伏水鳥羽變起櫛齋時在水口與其黨馳至竊遺書辭吾公脫藩籍稱武田文三從滋野

又曰當時諸藩過激之徒往往皆然自今人見之恐為狂然以吾輩迂儒論之則不能無孔子在陳思魯狂士之憾

又曰人或非笑之人始服其勇視者莫不感動三所

井綾小路二公募兵徇江濃屯松尾山說降大垣藩
敗兵進至垂井轉路至四日市滋野井公先進時朝
廷派遣東海東山二道鎮撫使總督總督訴二公徒
無狀責其罪執滋野井公從臣數人處斬命二公歸
京都待命櫟齋訴曰我與此人同謀請其罪吏慰諭
之而退更遣總督四條公伐仙臺遣櫟齋等從軍櫟
齋乃悉分贈衣服器玩於知舊不遺一物意在必死
也發陣之日故舊送至蹴上櫟齋戀々不忍別手人
或非笑之既進入敵地勇氣百倍及立矢石之地人
皆喪色櫟齋顏色自若常在陣頭指揮兵士人始服

呼應斐然成章
灌曰義憤凜々文亦寫出
淋瀝
認曰勇士情態寫出筆々生動筆墨之神真與勇士之精神相副

又曰又借他人之口為贊語前後照映

灌曰作者真櫟齋之鮑叔

其勇駒阪之役軍監西本祐準中丸而斃櫟齋取其
汚血衣自穿之曰我與祐準約共生死今服其衣以
勦敵足以慰其魂也視者莫不感動與羽平定凱旋
至東京訪其友城多士威謂曰朝敵既平我將歸藩
以報主恩也曩以國事之殷去藩今賊平歸藩固宜
時柏木忠直在坐嘆曰今日從軍之士莫不邀恩賞
者而子獨欲歸藩可謂廉潔誠忠之士也我幸得結
交因杯酒極歡櫟齋既西歸依余請歸藩々士曰逃
脫之士不可歸藩余百方說老臣則得允許焉櫟齋
既歸朝廷特賜金若干吾公及奉還藩籍赴東京以

也

櫟齋為家扶、明治七年為正院十一等出仕、後轉司法省大審院、今為判事、在尾張一宮、而聲望不及昔日、余亦官修史館數年、辭職寓京都、不復相往來、如前日也。

露圭角

野史氏曰、櫟齋嘗病疫、其謔語皆國家事、未嘗一言及他、也可見其滿腹皆赤心、而一官不移十餘年、天道果是耶非耶、噫。

認堂曰、勇士眉目精神、歷々如畫、讀之如親見其人、與事局調排蕩、起伏層疊、可謂傑作。

川島重一傳

櫻漢曰、膽略二字、一篇主眼。

川島重一、吾黨之有膽略者也、家世仕舊藩、幼而喪父、家道頗艱、甫九歲、以童子供藩廳、使令來受句讀于余、家長為租稅小吏、其接人民甚懇至、是以頗得人望、重一不太讀書、而能辨大義、性沈重、喜怒不見色、臨機應變、如豫為處置者、人々厭足、幕府之末、正義之士來投者、家君每使重一接之、有一僧陽唱正論、陰為間諜、來寓日野、水戶士在京都者、嗾藩士斬之、藩士相謀、作重一書、誘出郊外、殺之、棄屍而歸、及幕吏來檢詰、問重一、重一顏色不變、從容辨其誣、會在揭示僧姦狀者、其字係藤田東湖書體、因知水戶

士所爲事得釋當是時若使重一失措乃其禍蔓延不可測也明治中興之始朝廷命舊藩舉通民事者以備士官內國事務局檢幕府旗下士食邑在畿甸者重一得大和地乃封困倉籍穀粟三旬而反命人皆驚其敏捷他受命者經二三月未畢也以徵士爲奈良縣吏進至少參事又任大參事佐縣令春日潛庵北條小湫爲治在職數年頗有聲績及海江田某代任所見不合辭職而去任千葉縣典事以病辭家居數年爲足柄縣吏時片岡村人分黨相軋數年不決縣令柏木忠俊使重一檢之重一受命不歸家

又曰以上膳略以下奇策

微服爲良隸齋一書函至片岡村々正聞縣廳派吏來檢迎之于途逢重一問曰縣吏至否曰尋至進入村徧就民屋話桑麻談時事又及訴訟之事略得其情乃投一寺住僧不在有老婆居守說以縣廳之使老婆烹茶供之絮談半晌日亭午供以藜飯重一食畢而卧黃昏村吏歸曰縣吏何不至乎縣廳使何在老婆曰卧奧室曰呼起而來至則重一也皆相顧失色急掃堂鋪席重一曰止我非爲宴遊來者也供茶不飲供飯不食曰我非爲飲食來也悉召村人列庭嚮所共談者在焉皆愕然失色重一曰我既探得其

段為結妙々、
滴送收繳前、
認曰感慨淋

情然不可無口供也。汝等呈口供呈之。即曰未盡使
改作又却之曰未盡衆不知所為請待明日重一曰
我受命來不得口供不敢休也子等勿退於是相共
謀曰不如止訴書以講和遂陳情請返訴重一諾焉
於是數年之紛爭一夕而解重一草鞋布靴首懸書
函緩步而去後歷數職吏皆奉成案不得復出奇策
齒亦漸老家居羶病有老驥伏櫪之嘆及晚窮困人
不復知其有膽略以其顯達為僥倖可慨也
野史氏曰肥後松田重助來說吾藩也先考使重一
接之余亦以事會焉重助謂余曰水口藩昔日以武

聞于天下而今則已聞也獨有一重一彼一箇小文
夫耳膽略可賴余問之於重一曰我與彼對談事若
不諧將偶刺以死彼知之耳嗚乎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

秋葉猗堂曰論贊以自家為陪襯有情有色

櫻溪曰以膽略二字為主徐々叙去論贊一語尤
見其本領

城多耐軒傳

城多董字士威號耐軒近江國甲賀郡牧牛村人與
余家相距里許士威為人豁達有度量雖在農商中

愛曰僕嘗諫一親友不吝不納却憎怨終不相往來僕始悔之謂今日交道皆如此今讀高文知友道之猶存也

不屑握籌以爭錙銖好讀野史家乘漸涉書史始無師授伊豫人矢野玄道嘗寓士威家期年士威與之切劘於是其學大進性好酒常痛飲激論以為樂家產為之傾不以為意也余嘗作書戒其輕財破產之非士威喜納焉集其牘為卷以充佩韋士威數赴京都與憂國之士結交專唱尊攘說為幕吏所忌使新撰隊士捕之隊士十餘人圍士威家百方搜索不得士威會來在水口得間而遁走伊勢幕吏追踪不止更赴信濃隱戶隱山中數月歸仕有栖川親王幕府之再伐長州舊藩主在中軍余亦扈從將發輒與士

交情

威同觀大文字火於鴨川酌酒寓訣別之意既而至浪華幕府命守衛後月輪御陵余與藩士寓仁王門街士威亦來寓日夕同起卧慶應三年十月幕府奉還大政人情恟々時余與士威等奔走東西以探問其情明治元年正月三日黃昏余至士威家上樓而坐忽見一縷烟起南方門外傳呼失火或曰伏水有戰東西旁午如織余急辭歸衷鎖甲從舊藩主入衛內侍所時火光照天砲聲如雷士威亦從親玉入朝來我營曰鳥羽伏水官軍皆利相共欣然立談之間相國寺失火二人驚愕明日官軍有淀八幡之勝東

交情

交情

軍遂敗走三月車駕幸大阪余從舊藩主至大阪
士威徵為會計官吏十一月車駕東巡士威以用
度司扈從々吏數人門成市爭欲求其知非復昔日
一書生也人皆羨之而余獨留侍舊藩主無幾士威
辭官家居明治四年廢藩為縣藩主為華族士威再
徵就官六年余東遊寓士威家既而為修史館協修
士威任熊谷縣參事赴任地罷為足柄縣參事居歲
餘縣合神奈川縣為元老院書記官被罷士威既罷
官而猶與修史事官賜俸可謂天恩優渥也士威
始好漢唐古註中奉陽明之學痛自抑損不屑詞章

彈琴
家園戶人感

好結法蓋自
歐陽氏轉化
來妙甚

然其作文千言立成如腹稿然如告同志文可以見
其一斑矣其顯達不近聲色俸祿之餘悉給子弟無
學資者配吉川氏素朴不飾其在任地如在鄉甲無
子養竹村氏子善九郎配其女以嗣家又養菰野人
小津虎雄虎雄入大學業就名漸著以病歿吉川氏
繼而逝士威悵々家居養病亦可悲余與士威交四
十餘年如一日故知士威莫如余者今叙其平生相
共與之事以作傳云

猗堂曰以耐軒為主以自家為客主客錯綜打成
一篇大文字亦極得合傳之體

櫻溪曰不獨傳耐軒又是確堂先生之傳矣
愛軒曰耐軒氏與先生維新之際奔走國事粗同
而末路不得志亦粗同其合傳體蓋亦自然非初
有意而存所以為絕佳也

長谷川嵐溪村山半牧傳

余壯歲好閱畫鶴巢樓主人多藏近世書畫幅時為
余展觀之其尤者於京都人為對山為耕石為暢堂
於豐人為五岳為杏雨於中國人為煙村而於北越
人則為半牧為嵐溪嵐溪之畫殊有氣韻因思其人
偶有傳者曰嵐溪名荃字芳溪弱冠遊江戶入大槻

灌園曰入題
輕敏

磐溪之門旁學丹青於春木南湖研精有年一日觀
管梅關畫欣慕不止乃赴仙臺入其門梅關感其篤
志悉傳其秘及梅關歿嵐溪摸其粉本得筆意於是
更探妙義金洞之勝合之明清諸名家蹟構思經畫
大有所發明極山水之妙自成一慶應紀元五月
以病歿年五十有二繼嵐溪者為半牧半牧名椒字
其馨別號荷汀村山氏幼而穎悟長好畫山水弱冠
赴江戶學嵐溪更遊京都又赴長崎嘗與藤本錢石
共論畫法於是別出一機軸屹然成家然不欲以畫
師稱及天下之士唱尊攘之說錢石與松本奎堂等

灌曰銜接極
佳曰過法亦
龍門又曰點出藤
本錢石
灌曰然不欲
云々句一傳
中要所處

灌曰春塘亦
一句可以抵
春塘傳矣

詎曰一結終
不脫其本領

奉侍從中山忠光舉兵于大和戰敗死之半牧時在
播磨聞之馳至京都使其門人筒井香山密護送錢
石妻于備前而又與之歸鄉寓上條村小柳春塘家
春塘亦慷慨之士也未幾王室中興半牧與春塘遣
人入京都報北越之情時與羽北越諸藩連合禦王
師五月王師入長岡城於是賊注目於半牧等半牧
避之隱片口村賊捕春塘等會有傳春塘既遭害半
牧慨然曰義不可獨生也乃作絕命詞自盡年四十
一半牧性狷介有求畫者非其人不敢畫為人如此
故畫亦有一種氣骨可尚

又曰至論贊
始點出其鄉
里地名尤妙

野史氏曰嵐溪半牧皆為越後三條人共以畫聞半
牧慷慨之士固非一畫師也然以其早死不得與中
興之選僅以畫傳者可謂不幸矣嗚乎三條何多人
材哉如對山耕石暢堂余欲別作傳也故不贅
詎堂曰嘗讀侯雪苑文集愛徐作霖張渭傳竊謂
其插寫兩人而捧引縈迴忽散忽合之妙得龍門
合傳之突奧今於此傳亦云爾

田阿子傳

田阿子性好畫最嗜土佐派畫研精絕倫頗入其妙
住江戸牛籠二十騎街寬政乙卯正月牛籠柳街失

灌園曰其自
若之態寫出
宛然如觀

詛曰與羅山
先生避火災
輒中猶讀書
不輟自他人

火時西北風烈延燒及數町田阿子負一大畫幅至
所知家托之曰近隣失火延燒及吾家纔持此幅而
出朝來未食請賜一飯主人供之田阿子且食且展
其幅曰此狩野探幽所畫鷹圖也巧妙入神予得保
之幸矣熟視曰子且視其眼如生視其羽毛受風而
動豈非神畫乎時火益熾人行旁午而阿田子一意
對畫如不知火者

野史氏曰余家藏一謠曲書々笈背有燒痕先妣語
予曰妾父石田某好謠曲所謂金剛派也壯歲赴江
戶受曲本於金剛大夫而歸天明某年京師大火延

見之同一若
愚此所謂其
愚不可及者
余常歎今人
不愚故感此
傳也尤深矣
又曰主客雙
收

燒其家某負笈而逃至堀川火既及焉知不可免則
投之於水々淺不及半火移笈上偶有倉庫燒倒者
火熄焉此書僅存某喜可知也嗚乎如田阿子畫幅
與某謠曲其嗜好至此宜哉其技之精工今世之人
視前人大淺然吾知其技之不及古也遠甚蓋由用
意之淺且輕也

櫻溪曰古人用意之物今人不寶之率皆為西人
所羅去余常嘆之今讀此傳重痛惜

僧澄月傳

澄月者備中人幼而聰慧剃髮入玉島天台宗某寺

詔曰先提出
志字
又曰蕚然露
圭角

苦學絕人一日住僧責其同舍僧曰如澄月沙彌齡
少汝數歲而苦學如此汝長大早眠晏起何不愧澄
月乎如澄月者可以住持此寺者汝一菴主耳澄月
在傍聽焉不樂曰小子勤學志在為法中龍象以濟
度衆生僅住持本寺非所願也師笑曰汝亦可謂為
大言者居數月澄月謂在僻陬之地與俗僧伍何以
得成宿志顧比叡山延曆寺為台教之宗必有學德
超越者一日竊出寺赴比叡山時年十三半途路費
竭乞食露宿嘗艱涉苦纔得達山僧以無紹介不許
留學日暮未得宿舍奚僕憫之宿之於其室因懇請

又曰有師

詔曰至論贊
以可謂有志
者五字断定
文有歸宿

其所知遂得留學於是徧叩其碩學者皆不滿意嘆
曰本寺且如此佛教之衰可知矣於是一意攻和歌
遂以和歌名世稱四天王之一四天王者猶言四大
家也
野史氏曰澄月之為人可謂有志者以教授無人變
為和歌者流是誰之罪耶今也聖賢之道陵夷不振
後進之子弟變業者比々皆是也雖世運使然亦先
進之罪也余讀至此冷汗透衣

釋良寬傳

良寬號大愚越後國三島郡出雲崎人父曰橘泰雄

又曰、詩詞超脫不凡、

又曰、點提一句、以下叙奇異之行、

良寬幼穎悟、長而寡慾、不事家人、生產意澹如也。年廿二、委家其弟、薙髮入光照寺、從破了和尚、會國仙和尚行化、國仙以學德聞、良寬大喜、又從之、和尚作偈與之曰、良也如愚、道轉寬、騰々任運得、誰看爲附山形爛、藤杖到處、壁間千睡、間既而破笠、敝衣飄然出鄉、歷詣海內諸寺、二十餘年、而還住上山五舍庵、作詩曰、索々五舍庵、室如懸磬、然戶外杉千樹、壁上偈數篇、釜中時有塵、竈裡更無煙、唯有東村叟、頻敲月下門、又夢中得詩曰、乞食到朝市、路逢舊識翁、問我師胡爲、住彼白雲峰、我問師胡爲、老此紅塵中、欲

又曰、點提一句、以下叙奇異之行、

又曰、數個奇異、

答兩不道、夢破五更鐘、嘗謂人曰、貧道有不嗜者三、詩人之詩、書家之書、庖人之饌、生平多奇異之行、最喜小兒之嬉遊、常聚兒童、鬪草打毬、或迷藏、以爲樂、人問其故、曰、我愛其天真、無偽、常破衲托鉢、人贈以衣服錢財、則不辭而受、路逢凍餒者、皆與焉、嘗至一民家、其家會喪物、以良寬頭髮如蝟毛、爲脫獄囚、縛之、良寬低首不言、偶有識之者、愕曰、此高僧良寬師也、何故至此、村民乃釋縛、謝之、其人曰、師何不辨之乎、曰、事既至此、辨之無益也、嘗有惡少年、聞其不校、誑俱乘舟、至中流、擠之、殆溺、而毫無怨色、笋生床下、

灌園曰與三不啻成佳對又曰又施帶文臺叙事有姿

令撤床成竹吟哦其下人有欲得其書者使兒女子打球因問筆以毬則與焉書曰袖裡繡毬直大千誰言好手無等匹箇中得意若相問一二三四五六七鈴木文臺曰師可傳者三曰詩有三隱韵致書有懷素逸趣歌得萬葉遺響文臺越後人以博學聞龜田鵬齋北遊觀良寬書以為神品往訪之會坐禪侍坐半日良寬知其非常人因款語後鵬齋語人曰吾遇良寬師悟草書良寬晚移居島崎垠天保二年寂年七十四先歿數日粟生津里正往訪之良寬曰往年脫擔於子家子能記否其異焉還家檢之得一篋中

詔曰滿腔吐出淋漓痛快

有三十金因知其備後事也用其金葬之於隆泉寺野史氏曰異端之人固不與我同道者然當滔々趨利時超脫如良寬者可謂空谷梵音吾故以為一服大承氣湯傳焉富岡錢齋曰余藏良寬之遺墨草体殊妙其氣象可想像也因知此傳皆係實錄今時亦無此人可嘆

瞽者佐治郎傳

佐治郎者信濃國下諏訪人父曰佐右衛門幼而喪明及父歿張々無依族人其取養之而其家亦貧困

且多兒子、衣食不給、佐治郎甫十四、聞舅某在江戶、
欲往依之、單身去、鄉然自舅去二十有餘年、音信久
絕、傳聞其在高輪而已、不審其家、徧探高輪而無得
也、既而路費竭盡、乞食於道路、行且探之、茫無踪跡、
一夜決死、至兩國橋上、時夏夕、遊舫如織、絃歌之聲
與水聲相和、而佐治郎獨萬感攢胸、益嘆吾生之不
幸也、口念佛號、翹足橋欄、一躍投水、會有一舟過橋
下、墜其側、水波躍入舟、人驚愕、急救之、得不死、坐
有樋口檢校、與其門人鼓琴聞之、使人扶持之、謂曰、
子雖盲年猶少壯、何故至此乎、子陳其情、我將添一

灌曰、叙事如
畫

臂之力也、佐治郎泣謝、因說其鄉貫姓名及事、顛末
檢校愀然曰、噫、我乃汝所探之舅也、我自離鄉、無日
不思家也、我今改姓名、宜矣、汝不探得、今汝墜我舟、
此由祖先神靈誘汝至此、因相抱持、泣左右皆感其
奇遇、檢校即携之歸、授其舊名、曰、諏訪都、且曰、汝欲
學琴瑟、我將教之、佐治郎曰、某生僻陋、至如聲曲、非
素好、願為針醫、以救病者、檢校曰、醫仁術也、非曲藝
之比、其志可嘉、為擇師受業、無幾、名聲大振、
詎堂曰、奇事奇文、當與姜宸英記劉孝子、尋親事
文連鑣、而并馳、

詎曰、神情如
見、曰、樂年

灌曰、佐治雖
盲、而其心不

高橋東岡妻

詎曰與樂羊
妻引刀斷機
使樂羊終學
業同賢女哉

高橋東岡學天文於麻田剛立極其奧精推步嘗受命作寬政曆初東岡微時住大阪庭有大柿樹結實極多賣以資產或有夜竊之者東岡憂之每夜巡視為之不寐一日東岡外出歸則柿樹既斬伐為薪大驚詰其妻々曰妾所為也君以守柿實之故懈學或為之不眠若去此樹則無他望念一意專修以為其業故令斬伐之耳東岡激其言遂成一家

野史氏曰東岡之妻能激其夫使成業可謂賢婦也今世女權之論頗盛然未聞活眼有若此人也

草野文右衛門

草野文右衛門仕若狹酒井氏嘗與同僚談及戰陣之事同僚曰我等生晚未見馬上馳逐之事子為我演之幸甚文右衛門曰止無益也同僚請而不已乃擐甲騎馬手揮長槍啞啞叱咤馬亦奮迅蹄蹴於是同僚感嘆曰如此乎勇士之鋒不可犯也而令馬奮迅蹄蹴尤不可及也文右衛門笑曰我謂無益果然我之壯馬上揮槍而馬如不知今老矣故使馬勞而子反贊之太平之人不可與語戰陣之事也

野史氏曰皮相之見棄實取虛往往如此俗士所喜

灌園曰引伸
敏妙可謂納
約自牖矣

識者厭惡焉嗚乎世無伯樂千里之材空駢死于槽
櫪之間可慨也

詎堂曰小文短篇耳而戰國武士之狀態寫得赫
奕如見令人一讀不覺毛髮豎上

安覺強記

釋良祐號安覺筑前國宗像社座主稱色定坊明敏
強記嘗誦法華四功德之文始發願欲寫全藏孳々
矻々不輟奔走四方勸誘施紙墨雖行路莫不操筆
文治元年二月起業至承元三年二月卒業紙背各
書其寄附人姓名凡經律論為部六千百三十八為

掛對脉敷
大曰建大別
好甚
對四字對法
結曰大別掛

卷二千七百四十五為帙二百五十八安覺留學于
宋經十寒暑暗記一藏歸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少
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
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
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
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云々
嗚乎古人立志堅苦如此宜哉其有為也今日學者
苟卒一校之業儼然以學士自居教授之外不復手
卷設俱樂部相會其事則圍碁衝丸以消却閑日月
為達使此輩見古人之立志堅苦其心果何如哉

錢齋曰、安覺之事、詳載本朝高僧傳、及伊藤東涯、
盍簪錄、而吾兄此文採擇諸書撮其要、可謂簡而
盡矣、

詔堂曰、滿腔之憤悶、溢於行間、今日學者對此、當
色沮、

中村歌右衛門傳

詔曰、大阪俳
優四字提起
妙甚、
又曰、與大阪
俳優相應、
歌右衛門者、大阪俳優也、夙以絕藝稱、其始赴江戶、
演阿古屋、極盡其妙、而至演琴曲、莫不絕妙、由是聲
價傾都、人皆以不觀歌右衛門之技、為辱江戶、俳優
深妬其能、先是京攝、俳優赴江戶者、例必招請江戶

俳優于酒樓、開盛宴、以結交、而獨歌右衛門不肯為
之、亦被服儉素、如賈人、梨園社中心皆賤焉、一日相
謀、欲侮辱之、招之一酒樓、是日歌右衛門盛服而赴
焉、既而酒行、歌右衛門淺量、不堪杯酌、一座酒酣、市
川團十郎在首座、自起至歌右衛門前、先傾一大杯、
而觴之、曰、小杯不足、以為歡、請為余嚼此一杯、命歌
妓滿酌淋漓、一座注目、歌右衛門欣然受之、曰、首魁
所賜、不敢辭也、然徒飲焉、可謂殺風景矣、請演上國
新曲、以供一笑、乃命妓謠狸々舞曲、因先把杯、一嚼、
未盡、直戴之、代笠酒流濕、新衣殘滴、滿席從容起舞、

又曰、寫出逼
真、
又曰、言々可
想見、月中無
江戶之狀、上
國新曲四字、
最觀其妙、

又曰瞳視目
與前注目相
顧

又曰收語無
痕豈不可謂
文壇中歌右
衛門耶

其伎逼真一座但瞳視之耳無能出一語者於是皆服其藝工妙與其才機敏盡歡而止

野史氏曰俳優賤技也然如歌右衛門不敢自屈以求媚其氣象可感今世學士容悅以阿世者有愧歌右衛門吾為之長嘆

灌園曰寫歌右機警處文能逼真

詔堂曰歌右機敏與其目中無人之狀寫出痛快如見當日文心文筆兩々相兼文章至此可以謂傑作矣

登蓮篤志

灌園曰漢夏
侯勝獄中講
尚畫亦此意

登蓮法師性好古一日雨與客小集談及麻須保苾之事一老人曰世所傳有麻須保麻曾保麻須字三種人未知其別也聞攝津渡邊有僧某善辨識之登蓮聞之起請借蓑笠主人曰何為曰我將赴渡邊質之皆曰雨甚盍待霽而行登蓮曰否人生朝不謀夕若待天霽安保彼我或死乃此事遂不可知也拂衣而起

野史氏曰嗚乎古人用意之厚如此宜哉其技之至精妙今人知重美術而不深用心故論密而技拙若如登蓮之用心何事不成乎

櫻溪曰僧徒也武夫也俳優也小說家也俳歌者
流也崎跡偉行借來寓許多感慨憂世之念極深
切

松川三彌傳

灌園曰一句
提挈通篇
尚意亦此意
象
詛曰語中自
有豪邁之氣

松川三彌初稱辨之助又稱三之助越後蒲原郡井
栗村人為豪邁有大志家世為里正家產頗饒而
三彌儉素自守蓋將以大有為也嘉永癸丑年魯西
亞使節來求貿易且請正唐太疆界三彌慨然曰形
骸者為處世之賓男兒所重在功名方今西洋諸國
以吞噬為志况唐太為我北門鎖鑰豈可忽諸乃上

又曰乃豪邁
之實

又曰亦豪邁
之實

書于幕府請以私財開拓之被允許乃先遣人查覈
其地四年親募壯丁數十人搭商船赴志禮登巨港
更至具志由野伊地雇土人數百人大漁獲鱒魚悉
輸之內地以所得之利開道路剷荆棘通溝洫架橋
梁建家屋時遇寒病者相枕藉或有戰瘕墜指者三
彌不屈也更募人以大船搭載之至呂禮伊麻伊志
津加及麻具志巨丹地益拓新地於是稍見功效會
一日大風雨漲水大至悉沒所開拓地前功悉廢役
夫為之落膽欲棄去三彌益奮身先役夫就工事築
家屋于函館曰新築島將益修其業然以事屬創始

費用不貲遂不能支持亦無人援其志者至五年乃
獻之官而歸時文久元年辛酉也三彌雖在商賈好
武喜挽勁弓嘗試射於京都三十三間堂人驚其絕
技明治九年九月病歿年七十二平素以恤孤寡撫
貧窮如惟恐不及云

又曰以豪邁
有大志五字
提起而傳中
叙豪邁之實
至論贊以志
字立論作者

野史氏曰嘗聞水戶義公上書于幕府欲開拓北地
事在距今二百餘年前其後烈公亦以為請幕吏驚
怪以為忌三彌以一商估能著手于此可謂有志之
士然孤掌難鳴半途而廢可惜遂至割數百千里之
地附與魯國嗚乎天下何日無達見之士其不能成

苦心可想
灌曰孔孟以
來良不違屈
志也歎々

志者天也吾恐其大志汨沒無識故作之傳
櫻溪曰今所謂豪商大賈者投機罔利以逞龍斷
之姦計耳求如三彌者不可得悲夫

西村太郎右衛門傳

詎曰於無奈
何之中探一
活路亦一豪
傑也夫

太郎右衛門者近江國蒲生郡八幡人也元和初將
赴鎮西交市載貨物而發海上遇颶漂流至安南將
買糧及薪水會安南亂敵兵圍城不能得薪水乃謂
衆曰與飢餓以待死不如上陸援一方以謀生存因
探闖卜八幡神吉乃出所藏甲仗擐之結束而起吶
喊出敵軍後敵大驚以為神兵來援城兵開門突出

又曰陟轉無

又曰到底不脫八幡宮

挾擊大破之於是城兵推太郎右衛門為將攻擊四隣皆勝之威振遠邇太郎右衛門既得志而念家不措欲一歸本邦而幕府時禁邦人赴外國者不許再歸本邦以防異教也太郎右衛門則使畫工圖其事蹟以獻之於其鄉八幡社長崎市尹更命菱川某模之以懸之祠前其原畫留在廳云其款云正保四年丁亥三月摹寫其額今猶存

野史氏曰太郎右衛門事頗與山田長政相類而無世知之者然八幡社今猶藏其扁額果然則非虛設者嗚乎我國士氣勇猛以干戈始戢無所用武欲向

明治

海外伸驥足者非獨一長政而已如太郎右衛門名為赴鎮西其意蓋在海外也後以鎖海港毀大艦致國勢陵夷不振可惜也不然稱雄於亞細亞洲不難也如太郎右衛門之事在今日宜表出者余此篇以藤樹先生西村太郎右衛門為首尾者非徒然也

灌園曰顯微闡幽真足以供史官之採矣

訥堂曰以藤樹先生始以太郎右衛門終猶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尤看構造之妙

櫻溪曰確堂先生近江人也此書首揭近江聖人尾表近江偉人恭敬桑梓尸祝鄉人獨寓意存大

尚友小史終

是見敦篤之情

是見敦篤之情

尚友小史終

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
 同年同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金拾六錢

第二輯續刺出版

滋賀縣士族

賣著者 京都市山齊齋安土町南百村香鼎 五



京都市下京區烏丸佛光寺下之町三十九番戶

京都府 平民

發行兼

印刷者

北村四郎兵衛



京都市上京區柳馬場御池下八幡町七番戶

吉川半子

尚友小史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中島精一

東京市日本橋區箔屋町壹番地

鹿田静七

大坂市心齋橋安土町南百五番地

茲買得士茲

第二陣 齋 出 強

辛同 月廿八日 出 強

同 朋 廿五年 十一月二十日 中 強



010190531096

48-12941

